中華郵務總局掛號之新聞紙

小小

電話 西局六八二號

社址 北京興化寺街

每份零售銅元貳枚

第三百三十三號

實事小說 庚子遇難記（九十一） 徐匝鈴編著 小小日報刊

只可陪笑道。你先生不要錯怪了我。我是 番熱心。就忘了避忌啦。那劉繙譯仍然氣哼哼的說。那不行。你非得這就把那個會說德話的妓女。趕快給我找來沒事。周君此時。眞是難過極了。既怕德罪了這個劉繙譯。又怕那賽金花當時不肯來。事情擠在跟前。沒了法子。只可起身說道。你先生既不原諒我。那我只可去找我那朋友。說着自己走出。够奔賽金花家中 見一面。就將方才受辱的話。說了一遍。賽金花笑道。二爺你不要生氣，我一去必能給你轉過這個面子來。只是我身上穿的衣服太窮。你上那兒給我借兩件好衣服穿穿 俗語說。人是衣裳。馬是鞍。周君連聲答應。立刻出門給賽金花借了一身時興衣服。由車店套來一輛轎車，那車店的掌櫃說道 現在德國 見了騾馬就拉。你們坐車。騾子丟了誰担待。賽金花道。都有我賠償。此刻余與周君皆在旁。聽賽金花這樣說。都很提心。惟當時不能不作硬漢。亦從旁說道。不要緊。如果騾子被洋人扯走。我等賠償。車店掌櫃方才應允將車開走。由煤市街一路向琉璃廠東南園來。余與周君皆在地下行走。看看進了廠東門大影壁前邊。忽見由對面來了兩個德國人。迎着便將車頭橫住。彼時余與周君都站在旁邊要看看賽金花的能力。就見車輪將將停住。賽金花即將車簾掀開。含笑向兩個德國人一翻德國話。只於他說的都是什麼言詞。余與周君。皆不懂德語。無從寫出。惟見那兩個德國人。不但不截車馬。反把頭上帽子摘 。恭恭敬敬。向賽金花行了一禮。閃開道路 讓車開走。此時趕車的車夫 二。余等點頭笑道。罷了罷了。眞有您二爺的。（讀者記下 賽金花。後來改稱爲賽二爺者就由此而起。）余與周君。也歡喜非常。少 已到東南園口外。賽金花下車。周君與余在前引他走入劉繙譯家中。此刻劉繙譯。不在客屋。已回到裏院。余即令下人進去通報。工夫不大。就見劉繙譯氣哼哼。挺着胸脯。由裏院 出 一手拿着一支長桿烟袋。大踏步。一壁往客屋走着。一邊口中說道。我今天。倒要會會這位會說德國話的母繙譯。說着腳步已邁到屋中。余聽了這宗無理目中無人的言語。很是氣悶。又很替賽金花難爲情，說不得。只可忍一口氣。留神看賽金花。倒不覺慍 見劉某走入。欲欲站起。余與周君。亦同時起立。那劉繙譯把賽金花上下看了一眼。微笑說道。請坐請坐。賽金花略一謙讓。坐在一張椅子上。劉繙譯亦扯過一把籐椅。挨着

蝴蝶 組字插畫

緊要新聞

張作霖猶作困獸之鬭

奉張對於郭松齡。擬作困獸之鬭。亦事實之所必然。惟據形勢觀之。郭松齡軍似尚無大發展。然前晚即有郭軍占領山海關消息。昨日亦然。確否則不可知也。茲將昨日所得之各方面消息。彙誌如下。

■郭軍業占山海關耶■ 某記者昨晤昨日到京之郭松齡代表某君。據云。郭松齡在津州於二十三日到前宣布獨立。當日下午即派隊向關外進發。預備直衝瀋陽。先出關之第一列軍。為王旅。將山海關萬家屯間之電話電報線即行割斷。復繼續前進。至錦州為止。每遇一站。均留存四兵把守電話電報。第二列為步兵兩團。由經綸關抵萬家屯。忽被關之張作相部在錦攻擊。故郭氏軍隊乃截為二段。第一段在錦州。第二段在萬家屯。第二段尚未出關。前隊與後隊既斷絕聯絡。郭在津州派兵進援。與張學良部在山海關附近激戰甚烈。二十七日午前十時山海關全線被郭部佔領。郭氏前鋒部隊。計程於昨日可抵綏中。因山海關附近鐵路既已被敵人撤毀。時完全毀壞。重須修復也。郭氏之司令部。昨日亦可由秦皇島移入山海關。據云如此。確否仍待證實云。

■張作霖將為最後決戰■ 東方社二十七日奉天電云。張作霖尚未下野。郭明為結束奉軍之內部。當為最後之一戰。昨夜語某親近者云。事已至此。余與張學良不得已。已有林城戰死之決心。後事已屬四名要人代為辦理。然余斷非戀戀於現在之地位也云云。言次聲色極為悲痛。又據外人方面奉天電訊。張作霖見形勢日急。已決定在錦州設總司令部。奉軍在錦州者不及兩師人。兩方主力軍之衝突。當即在日內云。又據某方面奉天電訊。謂張作霖現決以死力抗拒郭松齡。惟奉天現有之實力。極為薄弱。故一方派張學良入關。請郭松齡停戰。一方急調吉黑熱河各處援軍。據奉軍署傳出消息。張作霖利在緩戰。如郭軍緩進。尚可設法抗拒。又據東方社二十七日奉天電云。張作霖或將以已辭職赴大連之楊宇霆仍召還。以總參謀長如此起張作霖將以「孟明」視楊宇霆。然收軍之效。亦未可知。不識楊宇霆能不負所託否。

現政府尚抱樂觀

[illegible]

■學界中示威運動■

[illegible]

■馮玉祥停止軍事行動■

[illegible]

現政府或將改造歟

時局陡形緊張。中央政府將因之而發生變化。段合肥之去留。臨時政府制度之能存在與否。皆為問題中至要者。惟自運籌帷幄之徐樹錚氏被刺以後。段之左右皆有禍至無日朝不保夕之勢。而外傳有四凶十惡之名單。所列之名。皆所謂京中當局之要人也。如警總監朱深氏亦日外傳有失蹤之說。即晚而辭職照准之命令下。據此亦可見政府要人之手足失措矣。而段合肥之所以未下野者。係因段之左右之意見尚未一致。故仍未有表示耳。然現政府之能否存在。就此刻之形勢觀之。不在東南。亦不在東北。萬目睽睽。均集於西北方面之某鉅公之身。而某鉅公雖未表示擁護現政府。然其意似亦不破壞之。(參觀昨日本報)合肥之不即去。或以此也。然合肥之不去。不存。將安得不去也。至於西北某鉅公之真意。似不能失一外援。在此形勢下。奉方之力為多。本君遂如何。吾人所欲知。昨有某記者晤自包頭歸京之某君。某君所言某鉅公之態度甚詳。並有六要點。(文中之口即代表某鉅公者)特為錄出如下。一。口以平定亂局改造民國為已任。其意甚誠。對現時內情極不滿意。故有[illegible]之行。但[illegible](指上殺人民而言)[illegible]非根本[illegible]

[illegible]去之不可。郭松齡最近在日本與口之代表已有接洽。但對李景林則尚未深信。對郭亦極誠。對孫傳芳則認為有法意之價值。故[illegible]之。然亦不慮其不就範圍。但亦非口意在清北亂。而後及南。三。對某派極痛心。則認為有必去之勢。其最著名之五六君子。對某某尤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宏恩酬怨 二十九 鄧鐵瓷著

逐又問道。高客官。因爲什麼這點大罪。朱祁源連忙答道。你要問這件事。提起來很長。掌櫃的。你先坐下。等我細細的。對你說。朱祁源逐將張仁出身爲盜。犯了死罪。我因憐愛他的才貌。暗暗的叫高義。把他放了。後來我因此事。被參罷官。現往平山會友。路過靈壽縣。遂與張仁碰見。他留住我款待。今天午後。他回家去。也不是聽了他那個老婆。說些什麼話。要謀害我主僕二人。幸虧楊成報知。我們才得逃脫。由始至終。一一說明。掌櫃的聽完了。不勝嘆惜。楊成說道。掌櫃的。你給我們收拾點酒飯。我們吃。掌櫃的答應。有有。遂即走出。忽由床底下。鑽出一個大漢。渾身結束。手裡拿着一把尖刀。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朱祁源他們三人一看。嚇的一齊跪下。口稱壯士饒命。我們是逃難到此。就見那人。一把將朱祁源扶起。說道、你們不必驚慌。咱家是個義士。一生專愛管不平之事。要把天下害人利己的人。全都殺盡。才剛張仁。他假捏虛情。反說長者。(稱朱祁源爲長者)要謀害他。求咱家行刺。剛才聽得長者。對店裏掌櫃的。說出以前的事情。咱家才知道。他是一個忘恩負義的賊。不是咱家先在此處竊聽。(未完)

巧連環 八十九 徐鐵符著

熙鳳的歷史。原起是個四馬路祭良記紙烟店的小老板。後來家道中落。她母親把她包入青樓。從前她在祭良記掌當賬。字寫的不錯。她的性格很好。今年十六歲。她進塘的那一天。她的母親因爲同姘頭趙和尚吃醋。在麥家圈的地方。拿着刀子要同趙和尚拼命。姘頭和尚一刀扎死。熙鳳還出頭在會審公堂打一回人命官司。趙和尚刁猾異常。堅不承認殺死人了。熙鳳以一弱女在公堂上。力陳理由。與趙和尚辯論。居然能把趙和尚問成死罪。熙鳳的名聲因此鵲起。進場三個月。手中還有積蓄。將來也是上海青樓中的人物。不過她是寧波人。口齒還沒有改變。熙鳳與楚娟老七最好。楚娟也說。陳老弟。就叫他吧。陳大少。辛人說完。楚熙鳳老五的爲人。我是嘗保你合心意呀。絲毫笑道。老五。好可是好。只是有一點架子。我可不是破壞你的美事。要是陳大少的人品要做她。她也沒甚麼不可以的呀。辛人於是拿起筆來。在局票上。寫了一個陳字。下面寫熙鳳。冬心說。二哥。你算得是月下老人。這幾個字。就是婚書呀。辛人將寫完。將聽見外面相幫娘姨喊道。孫老來了。阿金當時由岸裏跑出去。辛人對羅宗說。我們有恃無恐。我的信的效驗來了。(未完)

哈哈鏡 歡迎投稿

三言兩語

你們全對 宋信生

助秦拒聯。因而喪命之施從濱「從叚議他」

高樹倒奉旗幟。首先發難之聯軍首領孫傳芳。「任爲蘇督」。

誰是誰非。寬厚長者概不計較也。噫。

諧文

小報銘(仿陋室銘) 亦謙齋主人投

報不在大。小小爲名。報雖小小。消息則靈。斯是小報。惟吾名聲。有聞必登錄。諷惡最分清。談笑有諧著。投稿皆哈鏡。可以善者褒。惡者譏。無謊言之亂耳。無傷人之德行。格言效柏廬。甲識勿諱聽。問者云。何小之有。

刮地皮的貪官們買姨太太嘴 陳自恨稿

退敗者。本行專款近來購買姨太太的殊多。不惜巨資。我盡數百萬金錢。特由西洋運到。姨太太二百萬打。手腳俱甚完備。高矮不等。名目亦甚雅聽。有姓楊。叫梅者。有姓魚口。叫便蒂者。如疥瘡。名目繁多。筆難詳述。定價從貴。靈史奈斯。故願爲貪官所贊許。本行因擴充營業起見。自本年十三月三十七日起。至十年十一月三十六日止。按本行原定之價碼。一律十一扣出售。以酬急需。並設有增彩。彩彩不空。至小之獎。亦可得未過滿月的留學女生一打。如蒙賜顧請駕臨本行一觀。方知言之不謬也。本行開設租界路。無洋。無才投稿行。便是。樓上電話北局九十零六 樓下一四號

小報譜 著

戲目佮名 儂卿女士稿

(秦鳳雲)秦晉配鳳凰山雲台觀

(小蘭英)炭小翠會蘭英會

(梁花儂)守洋梁玉堂春翠屏樓

(錢金福)錢寶奎仲仁福小田

(金碧艷)扎金奎徐碧計小芬

(林顰卿)王長林高秋翠郭顰卿

(張文艷)張小仙文菊芳鐵艷影

(喜彩鳳)周喜奎小彩芬喜鳳琴

(喜彩琴)賀金喜孫喜彩雪艷琴

遊戲文字

藏頭詩 李桂梁稿

(普)事稱易爲

(財)能招禍

(難)將此事喚世醒

(捨)田錢難德回

燈謎求教

臣戈謹奏。為臣房產事近因國家多難。財政支絀。禁止修造。勤土以免勞民傷財。而臻國泰民安。但臣屋頂上草長數尺。未免有傷雅觀。伏望陛下准臣持片刀。剪去浮草。以壯觀瞻。謹此奏聞。請兩大恩。則無任感激。臣戈謹呈（射一字）

仲者均贈。十日止。請剪下（小小印花式）附入猜函內。無者無效。海內諸文豪。勿吝珠玉。廣賜教言。是幸。請寄函十四局東南園六號收轉交范繼增。專送無效。

流口轍

秋夜感懷　韓承鐸稿

殘花落葉舖地。欄外寒虫哀鳴。倚窗獨覩明燈。此際萬籟俱靜。疾首蹙額興歎。自怨亡身無成。名利過一生。隱終方曉春夢。奸狡陰滑險詐。愈見現代人情。俗流若日歸爭。余何勝悲痛。世態日趨澆漓。貴賤累累無停。亦時息至降冬。苦民啞啾流聲。軍閥操戈連年。匪氛遍地不靖。稅會議雖已定。前途尚未實行。安能大顯神通。剿滅兇頑奸雄。賢國強震威名。華夏一統清平。

倚　甲　風　韶　關　民

無線電

「陰曹特電」李彥青在陰曹大理院延請律師起訴。其被訴者為閻王。小鬼判官等人。其起訴之因。係陽間之作惡為非與其同類甚多。而不拘單將其（指李）拘至陰曹。可見其亦有受賄賂之事。以致陽間善惡不分。聞大院已批准云。張懷做稿

東拉西扯

瘋話　彭湛結稿

我要是做了大總統。下一道命令。使中國男的不准娶。女的不准嫁。使中國早早的滅種。剪草除根。

我要是做了各省督辦。天天的打仗。使人早早的死淨了。一時一刻不歇。一個不留。

我要是做了煤精行的經理。故意的漲價。擾亂市面。警察廳貼告示。我是一概不聽。

我要是做了外交官。把中國完全抵賬給外國人。將回扣撈到手。跑到外國去。蓋一所洋樓。買幾個姨太太。豈不快樂一世。

我要是做了教育總長。首先取消學校。禁止子弟讀書。人民如有抗議者。我就雇用許多流氓。拳打足踢。

我要是做了銀號大掌櫃。有天倒把。擾亂金融。使市面終日恐慌。永無安寧。

滑稽常識

吞金急救法　愛蘭稿

過人吞金。急以熱水將紅煤球五十粒送下。腹內金物自然溶化。隨糞便而出。屢試屢驗。

公共郵[illegible]

邁杜玉娟女士鑒　前蒙賜教甚幸。雅齋

金余弟鑒　寄上小小日報數份。兩峯

孟華弟鑒　何日有暇示我為盼。維廣

敬言趙東二兄鑒　厚贈均拜收。榮齋

剛甫老哥鑒　星期日同赴北海遊。萃石

徵識女士鑒　贈品不知收到否。靜穌

插畫宣布

本報第三百號之插畫（倚道儒係（今日為小小報三百號之紀念）十二字組成首仲者趙冂冂娩貞女士馬萬年以上三函均贈次仲者芸香女士金一庸趙棣臣合猜四非居士午亭箴洲梁敬言卓思謙王奎馬子雅合猜未仲五十七函恕不錄信皮郵票未貼足者五函不取再余此次收到教函未仲居多故文詞顛倒者亦錄下以仍請諸源源賜教為荷　鮑維廉君請賜址　謝教

本日十四號登載東籬秋色插畫係（看小小可以長知識）八字組成首仲五函余存孝榮菊學士的秋女士周道在李萬馨以上五函贈已未上次仲者蔣仲勤張鳳岐黃天民徐素敏貞女士張崇園趙楓丹萬□伯□□居士梁敬言梅室散人□名□全德張振鐸兩谷軒魏菊□梁軸殿中央公園易美軒劉子餘鄂竹坪李光熙韓容亭姜繼亭福昇喬袁敬才愛菊盦子容君女士天德號失名氏呂佩山以上諸君謎錄芳名恕不奉贈餘者六十八函限於篇幅恕不錄名新原諒統謝雅教

武俠小說

名俠外史上集　碧梧生著

第二回　赴棘闈書生起試事　住黑店掌櫃吃人心　十

但是我看起來。這個掌櫃必非好人。相公要小心才好。得罪道。你也太膽小了。可知人不可貌相。不過他生得難看些罷了。（信生贊批出門人雖不能處處防賊也不能如是之老實）說着夥計端進一盤菜來。兩大碗熱騰騰的麵。兩人吃了。又閒講了一回。得龍就命趙孝兒攤好鋪陳。解衣安睡。因在客店之中。故不敢將火熄滅。究竟路上辛苦了。幾日。便呼呼的睡熟了。我且慢表。再說掌櫃本是綠林出身。叫做李虎。綽號人稱黑煞神。從前專在荒僻的所在。打劫過往的單身客人。在那裏遇他害的。不計其數。因此手中積了幾百兩銀子。自己一想。這道路營買賣。終非長久之策。當下即在這裏小鎮上。開設了一家店。招攬過往客商。生涯倒也不惡。倘然見有些外表的客人腰囊中銀子帶得多些。他就要起不良之心。將客人結果性命。（又有一坐十字坡）剝去了皮。把肉燒熟了。當作牛肉賣錢。所以這幾年中。從未曾破露過一回。而且他表面上合人家狠是和氣。當地的人。都願意結交他。不拘有什麼事。只要李大掌櫃一句話。大家就不計較了。話休煩絮。今天李大掌櫃（未完）